

文學與人道主義關懷

「敢為弱小鬥強權」向來就是被壓迫民族中具有良心的文學家的天職，台灣文學家也不例外，所以表現人道主義的作品蔚為大宗。本單元所選的三首詩歌，賴和的〈南國哀歌〉為哀悼霧社事件而作；楊華的〈女工悲曲〉則表現工人在帝國資本主義的壓榨下的悲苦辛酸；向陽的〈吃頭路〉則寫出現代都市上班族的無奈心聲，所言各有不同，表現也各有特色，但是人道主義的精神卻是一致的。

一、〈南國哀歌〉

賴和

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，
只殘存些婦女小兒，
這天大的奇變，誰敢說是起於一時？

人們所最珍重莫如生命，
未嘗有人敢自看輕，
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，
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，
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，
這原因就不容妄測。

雖說他們野蠻無知？
看見鮮紅紅的血，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，
但是這一番啊！
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。

在和他們同一境遇，
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，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，
在這次血祭壇上，
意外地竟得生存，
便說這卑怯的生命，
神所厭棄本無價值，
但誰敢相信這事實裡面，
就尋不出別的原因？

「一樣是呆命人！
趕快走下山去！」
這是什麼言語？
這有什麼含義？
這是如何地悲悽！
這是如何的決意！

是怨是讎？雖則不知，
是妄是愚？何須非議。

舉一族自願同赴滅亡，
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，
敢怎樣生竟不如其死？

恍惚有這呼聲，這呼聲，
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，
一絲絲涼爽秋風，
忽又急疾地為它傳播，
好久已無聲響的雪，
也自隆隆地替它號令。

兄弟們！來！來！
來和他們一拼！
憑我們有這一身，
我們有這雙腕，
休怕他毒氣、機關槍！
休怕他飛機、爆烈彈！
來！和他們一拼！兄弟們！
憑這一身！
憑這雙腕！

兄弟們鬼這樣時候，
還有我們生的樂趣？
生的糧食儘管豐富，
容得我們自由獵取？
已闢農場已築家室，容得我們耕種居住？
刀槍是生活上必須的器具，
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？
勞働總說是神聖之事，
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，
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，
看我們現在，比狗還輸！
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，
隨他們任意侮辱蹂躪！
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，
凶惡的他們忍相虐待，
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，
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！

兄弟們！來！來！
捨此一身和他一拼！
我們處在這樣環境，
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，

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，
也須為著子孫鬭爭。

導讀

作者賴和(1894-1943)，本業行醫，也是文學家兼社會運動家，曾加入「台灣文化協會」等社會運動組織。少年時期他曾在小逸學堂學習漢文，舊學根基深厚，除古典漢詩外，在新詩、小說、與散文的創作上也有傑出貢獻，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人。他的詩文總是站在弱勢者一方書寫，具有濃厚的抵抗強權的精神，後被譽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。

〈南國哀歌〉一詩是賴和哀悼霧社事件之作。霧社事件發生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，霧社泰雅族人原住民因日本統治的壓迫起而反抗，在當天衝進霧社公學校的運動大會中，殺死一百三十六名日本人，進而引發日本當局的報復，出兵鎮壓，日軍以現代化武器，如飛機、大砲等，大舉轟炸，甚至以毒瓦斯殘殺泰雅族人，引發國際譴責。

這首詩譴責了日本統治者欺壓原住民的事實，連婦女也受其侮辱蹂躪，甚至兒童也被他們忍心對待，原住民在這種情形下簡直「比狗還輸」，終於激起了他們的反抗。被壓迫者不惜犧牲性命的反抗，因而取得生命的尊嚴，這是賴和作品中常見的觀點，霧社事件中的泰雅族人，以及《一桿稱仔》中的秦得參都是顯例。詩中多次高聲喊著：「來！和他們一拼！\ 兄弟們！\ 憑這一身！\ 憑這雙腕。」呼籲弱小者起而抵抗強權的壓迫，使這首詩成了被壓迫者的戰歌，讀之令人血脈賁張，直想隨之振臂而起。

本詩用詞質直有力，有類於呼口號，但在第七段：「恍惚有這呼聲，這呼聲\ 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，\ 一絲絲涼爽秋風，\ 忽又急疾地為它傳播，\ 好久已無聲響的雪，\ 也自隆隆地替它號令。」作者以擬人的手法，夸飾地表現了原住民驚天動地的反抗精神，是詩中最具詩意的一段。

品味時間

1 探索有關「霧社事件」的本末，然後再重讀賴和的〈南國哀歌〉，試述有何新體驗？